

泰昌帝 天启帝

明帝列传

徐凯 著



明 帝 列 传

泰昌帝 天启帝

徐 凯 著

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明帝列传

泰昌帝 天启帝

徐 凯 著

责任编辑：王桂兰 吕海江

封面设计：尹怀远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375 印张 5 插页 190 千字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：1—10 260 册 定价：13.00 元
ISBN 7-80626-050-1/K·44



作者简介

徐凯，山东昌邑县人，1946年12月生。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。从事中国古代史、明清史、中国古代史学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。主要著述有：《中国历史上重要革新与变法》、《清代政治史》（合著），及《论明代蒙古三娘子的历史作用》、《清初逃人事件述略》、《清代八旗制度的变革与皇权集中》等论文二十余篇。



泰昌帝朱常洛像



东林书院遗址

天启帝朱由校像



天启四年侵入台湾的荷兰船



曲律卷第一

天启刻《曲律》

長樂縣志
卷之四
藝文志

會稽方諸生王驥德伯良撰

勾餘 柳城翁孫如法世行訂

鬱藍生呂天成勤之校

論曲源第一

曲樂之支也。自康衢擊壤黃澤白雲以降於是越人
易水大風瓠子之歌繼作聲漸靡矣樂府之名昉於
西漢其屬有鼓吹橫吹相和清商雜調諸曲六代沿
其聲調稍加藻豔於今曲畧近入唐而以絕句爲曲
如清平鬱輪涼州水調之類然不盡其變而於是始



彩塑太監像



天启三彩花瓶

前 言

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秋季，是明朝历史上不寻常的岁月。

七月，处暑将至，京城的天天气还有些闷热。二十一日，宁静安谧的乾清宫西暖阁（又名弘德殿）内传出噩耗：享国最长的明神宗朱翊钧驾崩了。八月初一日，39岁的皇太子朱常洛登极，是为光宗，即泰昌帝。

九月初一日，秋分方过，天高云淡，气候渐爽。神宗的灵柩尚待“引发”（下葬），东暖阁（亦称昭仁殿）又传凶信：即位仅一个月的光宗朱常洛也晏驾了。

四十余天，父子二帝先后宾天。而在4个多月前，神宗的孝端皇后王氏已病死。这时后宫中安厝着3个“梓宫”（棺槨）。两位“大行皇帝”的“尊灵”分别奉安乾清宫和仁智殿，“大行皇后”的“尊灵”则停放在坤宁宫。皇长子束结头发举哀，穆宗皇妃、神宗妃嫔、光宗选侍、瑞王、惠王、桂王暨三王妃、瑞安公主、荣昌公主、寿宁公主、皇五子、皇女等致哀同礼，又至“几筵”（停放灵柩之殿）前奠哭尽哀。在京文武官员白布圆领、乌纱帽、黑角带，朝夕至思善门外哭临。^①庄严肃穆的紫禁城沉浸在一派国丧的氛围

^① 参阅《明光宗实录》泰昌元年九月丙子。

中。

明神宗冲龄践祚，内阁首辅张居正柄政，通达时变，采取改革措施，起衰振隳，“国势几于富强”。^①居正死后，变革似昙花一现。从此神宗怠于政务，晏处深宫，沉溺于酒色之中，以致君臣否隔，朝纲废弛，吏治衰败，党争滋蔓，门户纷然角立；财政匮乏，入不敷出，矿监税使四出掠夺工商业，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。边防武备损坏，“东患在属夷，西患在板升（指蒙古土默特部落）”。^②建州女真崛起辽东，与明政府分庭抗礼。内忧与边患并起。天不假年，光宗嗣服匝月，尧舜之政尚未展开，“三案构争，党祸益炽”，^③社会矛盾丛生，弊端山积。然而，神宗留下的这付沉甸甸的历史重担却压在了一位16岁孩子的稚嫩的双肩上。他就是光宗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，即天启帝。

、这位少年天子将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。

① 《明史》卷21《光宗本纪》。

② 《张江陵书牍》·《答督学曾确庵》。

③ 《明史》卷21《光宗本纪》。

目 录

前 言	1
-----------	---

卷一 短命父皇

一 争国本立嗣	1
二 遭挺击几危	12
三 行善政日短	19
四 内廷恋佳丽	27
五 进红丸丧命	33

卷二 登基风波

一 拥立阻暖阁	41
二 移宫即帝位	47
三 东林势方盛	55

卷三 专宠客魏

一 祖太千千岁	64
二 妄称“九千岁”	71
三 妇寺窃国柄	79
四 阁人结死党	87
五 恣意乱朝纲	97

卷四 自坏长城

- 一 兵败失辽沈 107
- 二 熊、王弃辽西 114
- 三 决策挽危局 124
- 四 宁锦亦险胜 132
- 五 怀忧念辽东 140

卷五 党争诏狱

- 一 卓犖东林人 148
- 二 讥弹魏公公 153
- 三 阉党诛东林 162
- 四 客魏死余辜 171

卷六 内忧四起

- 一 “三蠹”扰百姓 178
- 二 白莲谋起义 186
- 三 苛剥致兵乱 194
- 四 苏州激民变 198
- 五 天怨人亦怒 204
- 六 土司乱西南 210

卷七 深居宫闱

- 一 后宫一顽童 219
- 二 急政攻技巧 226
- 三 后妃无子嗣 233
- 四 英年早夭折 238
- 五 魂兮入德陵 246

结束语	252
附：泰昌帝、天启帝大事年表	253
后 记	259

卷一 短命父皇

一、争国本立嗣

万历九年（1581）十月一天，神宗朱翊钧来到皇太后起居之所慈宁宫，要水洗手。都人（时宫女之称）王氏捧着匜（盛水洗手器皿）走了过来，神宗定睛一看，年方20岁的王氏端庄秀丽，他心中暗喜，夜晚“私幸之”，赏头面一副。明朝祖上家法：皇帝对宫女“每有私幸，必有赏赉”，随侍文书房宦官即注明某年月日，记所赏之物，作为以后验证。^①于是，王氏怀有身孕。然而神宗并非真心喜爱她，对此事避讳不提。一次，神宗侍生母慈圣李太后宴。席间，李太后问及此事。他矢口否认。李太后命内侍取来《内起居注》让神宗看。他面红耳赤。太后和言相慰：“吾年老矣，犹未及弄孙，倘生男，宗社福也。母以子贵，宁分差等也。”^②因李太后也是都人出身，很同情王氏。在她的坚持下，十年四月，神宗封永宁伯王朝采之女王氏为恭妃。同年八月

① 文秉：《先拔志始》卷上。

② 《明史》卷114《后妃传》。

十一日，恭妃不负慈圣太后所望，产下一子，即神宗长子常洛。宗社第一男孩的“哇哇”坠地，神宗年少得“龙子”。可是，这件大喜事并没有给偌大的后宫带来几分欢乐。

当时神宗正宠幸郑贵妃，“六宫宠爱尽在一身”。每当她与神宗嬉戏时，总是呼为“老妈妈”，暗行讥刺。神宗则默然不自得。郑贵妃，大兴人。万历六年（1578），朱翊钧大婚，令选天下秀女，被择入宫，后由淑嫔升为德妃。生一皇女，再晋贵妃。郑氏丰姿秀逸，又能“权谄善媚”，“后庭宠幸者，无出妃右”。^①十四年（1586）正月初五日，生皇三子常洵，更受神宗宠爱。三月初二日，又册封为皇贵妃，册文中极力为她歌功颂德：“朕孜孜图治，每未明而求衣，辄宣劳于视夜，厥有鸡鸣之功。”^②郑贵妃“身负盛宠”，日劝神宗立己子常洵为太子。神宗也萌发了弃长立幼的念头。紫禁城西北门旁，有座大高元殿，内供真武香火，尤为“灵异”。郑贵妃尝以祈求生子进殿上香。及生皇三子，欲拜谢真武帝君。神宗偕郑贵妃特诣殿进香。她与神宗定下立常洵为太子的“密誓”。神宗特御书一纸，封缄玉匣中，存贮在贵妃处为信物。就这样帝位的继承人由神宗与郑贵妃私下确立。

按照两周以来确定的封建宗法思想，帝位的世袭遵循着“有嫡论嫡，无嫡论长”的法则。即皇后所生的“嫡子”是皇权的法定接班人，若皇后无子，则在众嫔妃所生“庶子”中选择年长的。当然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也并非完全照此理。太子为国之本，立储君，这是国家的一件大事。孝端皇后王氏无子，神宗又迟迟不立5岁长子常洛为太子。廷臣已深感郑贵妃“颇萌夺嫡

① 《明宫词》神宗，见《观自得斋》丛书册18。

②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172。

意”，^①“疑帝（神宗）欲立爱（常洵）”。^②于是，廷臣敦请早建储位。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二月初三日，内阁首辅申时行上《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》疏，指出：“早建太子，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。自元子诞生，五年于兹矣，即今麟趾螽斯，方兴未艾，正名定分，宜在于兹。”^③申时行以英宗2岁，孝宗6岁、武宗1岁立为东宫皇太子的“成宪”为据，建议择“春月吉旦”，册封皇长子常洛为太子，“以慰亿兆人之望”。神宗通览奏疏，眉额紧锁。祖制：既立太子，凡朔望大节，东西两宫同诸贵妃俱诣太子望母宫行庆贺礼。^④郑贵妃正得宠，她怎肯赴青宫行礼。何况他们之间已有立储“密约”。他无奈地说：“元子婴弱，少俟二三年举行。”^⑤一石激起千层浪。申时行请册立东宫一疏，拉开了波及宫廷朝野的“争国本”的序幕。

神宗拖延立东宫太子，引起了朝臣的不满，科道官纷纷交章，请册立东宫。建储之疏朝夕继至。言词剴切者，当属户科给事中姜应麟。他指出：“贵妃所生陛下三子犹亚位中宫，恭妃诞育元嗣翻令居下。揆之伦理则不顺，质之人心则不安，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，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。”伏请神宗“先封恭妃为皇贵妃，而后及于郑妃”。“俯从阁臣之请，册立元嗣为东宫，以定天下之本，则臣民之望慰，宗社之庆长矣”。^⑥神宗阅疏后，勃然大怒，挥手将奏章抛到地上，气呼呼地说：“册封贵妃，初

① 《明史》卷218《申时行传》。

② 《明史》卷233《姜应麟传》。

③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171。谷应泰：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67《争国本》。

④ 《先拔始志》卷上。

⑤ 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67《争国本》。

⑥ 《明史》卷233《姜应麟传》。

非为东宫起见，科臣奈何讪朕！”^①他边说边手击御案，降旨：“贵妃敬奉勤劳，特加殊封。立储自有长幼，姜应麟疑君卖直，可降极边杂职。”^②姜应麟被贬职到大同广昌任典史。刑部主事孙如法、吏部员外郎沈璟继而上言，亦降职外调。御史孙维诚、杨绍程因请定储位，俱被夺俸。神宗的这种强制作法，并没有遏止立国本的呼声，言者蜂起。

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正月初一日，神宗御毓德宫，召大学士申时行、许国、王锡爵、王家屏于西室，阁臣仍以册立东宫系宗社大计再请，神宗语气平和地说：“朕知之，朕无嫡子，长幼自有定序。郑妃亦再三陈请，恐外间有疑。但长子犹弱，欲俟其壮使出。”^③这一席话表明神宗立长子的决心尚未定。辅臣方退出宫门，神宗又令司礼监官将他们召回，宣二位皇子进殿，与诸臣一见。顷刻，皇长子常洛、皇三子常洵至御榻前，常洛在右，常洵居左。神宗手拉常洛，向南正立，显得父子感情颇亲昵，辅臣等注视良久，申时行奏云：“皇长子龙姿凤表，岐嶷非凡，仰见皇上昌后之仁。”神宗欣慰地说：“此祖宗德泽，圣母恩庇，朕何敢当？”辅臣奏：“皇长子春秋长，宜读书。”并说：“皇上在位东宫时，方六龄，即已读书。皇长子读书已晚。”神宗说：“朕五岁即能读书。”又指着皇三子常洵说：“是儿亦五岁，尚不能离乳母。”神宗又拉皇长子到膝前，抚摩叹惜。辅臣叩头奏道：“有此美玉，何不早加琢磨，使之成器？”阁臣的意见很明确，就是要立皇长子为太子。神宗亦心照不宣，说了声：“朕知之。”^④九个

① 《明史》卷233《姜应麟传》。

② 《明史》卷233《姜应麟传》。

③ 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67《争国本》。

④ 上述引文皆出自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67《争国本》。

月又过去了，“建储”仍无动静。十月，吏部尚书朱熹、礼部尚书于慎行率群臣合疏请册立东宫。神宗竟降旨夺了二位尚书俸禄，以示惩罚。阁臣疏争国本，神宗不悦，传谕数百言，切责廷臣沽名激扰，指为悖逆。申时行等“引疾乞休”，内阁只留下王家屏一人，仍请速决大计。在廷臣的谏诤下，神宗派遣内侍传旨：“期以明年春夏。廷臣无所奏扰，即于冬间议行。否则待（皇长子）逾十五岁。”^①王家屏以口敕难据，欲请皇上特颁诏谕，并草拟进呈。神宗不用，又谕“二十年春举行”。王家屏闻听十分欣喜，立即将圣谕传遍廷臣，“外廷欢然”。其实神宗仍在犹豫之中，得知家屏将何时立太子讯息已宣传出去，内心很不满意，传谕诘责，直至申时行等合词谢恩时乃止。

建储之事，神宗已定，申时行与同官相约遵守一年。因而，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，“自春及秋，曾无言及者”。^②廷臣切盼着册立东宫的大礼届期举行。八月，工部主事张有德抢先上疏，“请备东宫仪仗”。神宗大为恼怒，命“停明春册立之典”，册封太子之事展期一年，夺有德俸禄。申时行方告同僚暂不要为此事奏请。次辅许国激动地说：“小臣尚以建储请，吾辈不一言可乎？”他仓猝草拟密揭，连署阁臣姓名，而首列申时行呈上。揭文说：“有德诚所应罪，但册立之旨既已颁行，皇言如纶，不可逾改，乞照前旨施行。”^③神宗见状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降旨切责阁臣。申时行平素尤得君心，见谕旨严切，虑有意外，特上密揭试图从中调停。指出：“前揭进时，臣方在告，实不与闻。册

① 夏燮：《明通鉴》卷69；《明神宗实录》卷228。

② 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67《争国本》。

③ 《先拔志始》卷上。